

民间史志

留住乡愁 留住根

□李秀珍



盛世修志。安丘凌河大路村自1523年立村至今，近500年，才修成了这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村志。作为入选“齐鲁名村志文化工程”中的一部，对于一直守望乡土和乡亲的笔者来说，这部《大路村志》更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近一百年前，著名学者梁漱溟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乡村的变化更是前所未有翻天覆地。在三十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乡土中国在迅速消失，据统计，近十年间，已有上万个村庄消失，平均一天20个。大路村作为一个传统意义的村庄，肯定不会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亲眼所见的是，就在同生同长的凌河乡镇，2017年赵家庄人上楼了，2018年姜子埠村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在这些消失不见的村庄，有多少人坐在曾经的村头哭泣，有多少人只能在记忆中寻觅曾经走过的柴火胡同。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中，故乡的路，故乡的草木，故乡的人，渐渐疏离。在这片农业文明兴盛的土地上，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已经沉潜到历史的深处，乡愁在当今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热词。因此，我们需要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我们心底尘封的故乡。《大路村志》成为乡愁最好的载体。

逝者不可追，不说更远，只是一百年前，大路村留下的文字就少之又少，影像则几乎不见。很多都是口口相传，才流传至今。历史的烟云大都存于老人的记忆中，很多寻访和记录几乎是刻不容缓抢救性的。因此这是一份非常难得又有价值的乡村记忆工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音乡情最是让人感到亲切。人一生下来，命运就和你落生的土地融为一体了，一辈子分不开。山是你的骨骼，路是你的筋络，溪流是你的血脉，累累顽石是你的灵魂。吾心安处是故乡。如果问我深刻的童年印象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村东那条叫“南马趟子”的小路。这条小路，从我记事那一天起，它就在我眼前展现，延伸，通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如今的地球村，大路人满中国、满世界地开枝散叶。离家乡越远，越懂乡愁的滋味。乡愁升华的最高形式，便是还乡，不论是真正意义上的还乡，还是遥望明月的一次精神还乡。常言道，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寻根是人们无法摆脱的命运。人生苦短，转眼便是百年，我们都活不过村头一棵树。那棵高大的流苏已阅尽大路村近200年风雨沧桑，今天的我们，却难以望见百年前祖辈的身影。一部《大路村志》把大路村前500年的沧桑变为一种永恒，不管大路村将来走向何方，不管大路人未来走得有多远，由此总能找到祖籍之源头、先辈之踪迹。

一部村志，联通过去与未来。一部村志，留住乡愁、留住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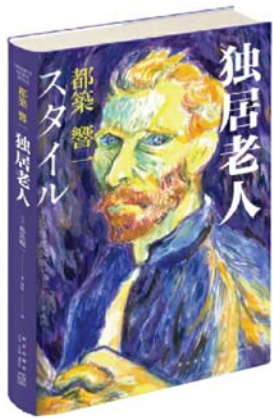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从心所欲，创造乐趣 做个独居的怪老头又何妨

□王淼



《独居老人》
[日]都筑响一 著
陈欣 译
新星出版社

当下的中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不仅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多，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说起养老，肯定是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独居老人显然是一个相当悲惨的群体，生活无聊，乏人照料，不善于与人沟通，性格孤僻甚至怪诞……那么，除了全社会广泛关注之外，独居老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并过好日子呢？我个人觉得，不妨读读日本著名摄影记者都筑响一的采访实录《独居老人》——其中采访到的虽然都是日本的独居老人，但对于中国的独居老人而言，亦未尝不无一些启发与可资借鉴之处。

在长期的编辑与记者生涯中，都筑响一走访过许许多多的独居老人。这些独居老人涉及各个阶层，囊括了各行各业，其中既有非常富有的，也有非常贫穷的；既有看上去快乐的，也有看上去悲伤的。正是在与他们的交往中，都筑响一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在死也无妨的年纪执拗不死”的生活方式。他进而认识到，在日本——这个已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超高龄化国家，“如何变老”“如何死亡”，也许是远比“如何保持青春”更切实际的问题。而归根结底，“与衰老作战”并没有任何意义，毕竟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所以，与之相比，都筑响一

觉得，“与世人想象中的衰老方式作战”才重要得多。

秋山祐德太子过着一种从心所欲的艺术创作生活，尽管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经常打扮成“格力高奔跑者”去各处表演，或参选东京都知事，或以洋铁雕刻家的身份于现代美术馆举办展览。称他为艺术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全身上下充满活力。与秋山祐德太子自由自在、行走四方的生活方式相比，一直守护着一家老式电影院的田村修司则过着一种安然与沉静的日子，从这家老式电影院闭馆后的五十多年里，他独自一人维护着旧式放映机，坚持做馆内打扫，让剧场始

终保持着随时可以放映电影的状态，从未想过收手不干。2008年，田村修司终于等来了重新开馆的日子，他用1957年制造的碳棒电影放映机，同场连续放映了两部怀旧电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他的老式电影院则成为一段历史、一个见证。

户谷诚是一位年届古稀的画家，但他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企图——他画画并不是为了成名或出售，也不是为了宣泄愤怒和悲伤，他只是喜欢信手涂鸦，也正是因为喜欢，户谷诚孤身一人、默默无闻地坚持绘画超过半个世纪，过着孜孜不倦的人生，淡淡地“像一种病一样，不知不觉”提起画笔，在画纸前静静地坐上一天又一天。而每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饭馆的灯笼和小吃店的招牌纷纷点亮时，新太郎都会准时现身小巷。无论是酷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他都神采奕奕，一身和服，手抱吉他亮相。虽然当下日本的卖唱艺人渐趋式微，但自从新太郎十五岁出道，在板桥的繁华街开启了自己超过五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他始终执着地守护着这个行业，而且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时至今日，在东京都中心区域的某一个小小的角落，有一个人可以让你享受夜晚片刻的欢乐时光，有一条夜晚的街道接纳了这样的人物。既没有大肆宣传，也不必每晚光顾，单单意识到这一点，就让疲于工作的酒客

们感到些许温暖。

从都筑响一采访到的独居老人可以看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各有自己的爱好，且各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作为独居老人，可以说他们生活得既充实，又自足。由此可见，爱好原本就与年龄无关，只要喜欢，任何人——当然包括独居老人在内，都可以投入其中，都可以从中获得人生的乐趣，独居之于他们其实并非痛苦之事，毋宁说正是“悠闲自在”的代名词。所以，我个人以为，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在世人轻易归类独居老人的寂寞和孤单的年代，每个人的生活都暴露出自顾不暇的一面，独居老人与其依赖别人提供乐趣，不如依靠自己创造乐趣。都筑响一的采访，则为独居老人提供了一些足资效法的范例。

正如都筑响一所说的那样：“所谓人生的‘赢家’和‘输家’，到头来，不是看财产也不是看名声，而是看一个人在临死前的五秒，能否说出‘啊，我这一生真有趣’。无论你的身边有多少金钱、手下、家人，弥留之际如果你脑海中浮现的是‘其实我是想玩音乐的’，或者‘我是想画画的’，这便是失败的人生。”追求快乐与自由的人生，并不存在国籍或年龄的限制，只要抛开故步自封的成见，所有的独居老人都可以做到老有所为与老有所乐。

从关注情感到观照内心

□奚道贤



▲ 本文作者奚道贤的书橱一角

我读书的选择，一是凭兴趣，二是看机缘，一般不追逐畅销书。初读安妮宝贝的作品，要晚于她红极一时的那几年。十年前，我在千佛山庙会的书摊上，偶然看到了安妮宝贝的前期作品，收集了《春宴》《素年锦时》《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莲花》等几部作品。翻看了一下，买了下来。自此就与安妮宝贝的作品结缘，对她后来出版的作品，几乎每本都收入书架，先睹为快。2013年，读了散文集《眼空》且以《永日》《古书之美》；2014年，读人物专访录《得未曾有》；2020年，读长篇小说《夏摩山谷》；2021年，读散文集《一切境》。

“美女作家”作为一个标签，一向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永恒的主题就是爱情故事。虽然故事多为虚构，但主人公总会带有女作家个人生活的影子。小说代表作《春宴》的女主人公周庆长，生活在一个离异家庭，父亲早逝，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尚未将她带成人的祖母又骤然离世，只好寄养在叔叔家里，几年内受尽委屈和压抑，16岁独自离家闯荡天下。周庆长从小养成孤僻、倔强、好胜的性格，以一个弱小身躯汇入大都市生活的洪流，谋求生存空间，追寻情感归宿。扎实的文字功底是她的优势，她工作执着，卖力，但犀利的思想和不盲从的性格，又使她不断遭受挫折，导致工作不稳定。最大的折磨，还是来自感情的纠葛。她天生貌美、率真，但又是一枝带刺的玫瑰，在感情的纠葛中，往往会伤

害了对方，又伤害了自己。生存的压力和爱的需求，常常纠缠在一起，使她经历了与多个男子的情感纠葛，而依然对纯真爱情的追求无法停步。曾经与成功男子清池的一段感情经历，让她爱得如痴如狂，又被伤得痛不欲生，最终无果而终，步入下一段情感的未知……

安妮宝贝一直处在小说和散文的同步创作中。散文集《素年锦时》主要记录了她的成长历程和生活片段。可以看到她作为一名作家的坦诚率直，不回避生活素材与小说情节相互映照。

回顾安妮宝贝前期作品，多关注感情世界，叙述爱情故事，这是年轻作家的资本，也是容易引起读者关注和共鸣的看点。反观作者，她的感情世界是丰富的，但内心往往是纠结的，生活状态同样处在不安定当中，不禁让人担心，这样的创作之路到底能走多远？

人物专访录《得未曾有》的问世，是安妮宝贝创作的一个分水岭，而且从此改笔名为庆

山。对此，她淡淡地说：“以现在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有一个新的名字。我选择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名字。更多的理解是在意会之中，因此无须解释太多。”《得未曾有》是她寻访、采写的当下四个人的生存模式：爱作画也善于烹饪的厨师；回归乡居，以作品礼敬故乡和大自然的摄影师；喜欢诗歌、唐卡、旅游、写博客以助禅修的年轻僧人；年过八旬，历经世事变迁，却始终心守一事的古琴师。四个人的共同之处是，生存于现世之中，却又不被世事浪潮裹挟，宁可退守一隅，守住自己的一片天地。作品是作家心境的投射，她走出自己情感经历的漩涡，走近心境平和、笃定自守的四个人，让我们看到作家庆山开始了由关注情感到观照内心的蜕变。

《夏摩山谷》是庆山花费三年时间写的一部转型小说，整部小说氤氲着禅意。夏摩山谷是作者虚构的喜马拉雅山区的一处幽深、静谧山谷，是藏传佛教的修行之地。三个时空交错

的女人远离尘嚣，寻求真爱，求佛修禅，她们的故事在这里汇合，并各自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作者在《后记》中说：“如果说十二年前的小说《莲花》是一次朝圣的出发姿态，那么对《夏摩山谷》来说，它是一条深入的路径。写作得以为一个人的精神之旅做下一路标记。”

看过安妮宝贝前几部小说的人，一定会感到《夏摩山谷》内藏玄机，奥曲难解，思路跟不上作者的意识流动。那么，与这部小说同步的散文集《一切境》则清晰通透地展示了作者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演进轨迹。历经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作者已从感情激烈、生活颠簸的青年时代步入生活稳定、思想成熟的中年期，她阅读、写作、旅行、养猫、种花、会友、修禅，有一个聪慧的女儿为伴。她远离名人效应的聚光灯，与浮世的热闹繁华保持距离，疏离于圈子内的交际应酬，仅以性情、修道交友，与会心的读者保持交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求道、禅修。她在一步步营建自己的精神庙堂，并通过写作反馈给读者和社会。她似乎不再是原来那个畅销书作家，而是走向了精神的简约和升华。正如她自己所说：“文字书写，不是用来供人消遣和娱乐，而是表达内在灵魂和本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越来越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从关注情感到观照内心”是我阅读选择的取向。有幸遇到庆山这样一位同时代的作家，写作的取向与我如此契合，实在是我莫大的福气。